

郑/媛/纯/情/小/说/系/列

[台湾] 郑媛 著

T
IANSHI
DEGUIJI

天使的诡计

她的表现越来越不对劲，他开始怀疑这个诡异的妹妹，对自己有了禁忌的遐想…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郑/媛/纯/情/小/说/系/列

[台湾] 郑媛 著

T
I ANSHI
DEGUIJI

天使的诡计

她的表现越来越不对劲，他开始怀疑这个诡异的妹妹，对自己有了禁忌的遐想…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1 - 2005 - 203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的诡计/郑媛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5.5

(郑媛纯情小说)

ISBN 7 - 02 - 005020 - 4

I. 天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5243 号

责任编辑:王瑞琴

责任校对:杨 康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天使的诡计

Tian Shi De Gui Ji

[台湾]郑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5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
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 - 02 - 005020 - 4/I·3911

定价 13.00 元

第 一 章

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

如果有，你一定知道喜欢一个人，是什么滋味。

天空好像要下雨了。

我站在校门口的雨棚下，不一会儿，雨水已经大到足以溅湿我刚换上的白色袜子。

“江晓竹。你家人不来接你吗？”

一名隔壁班男生跑到身边问我，我知道他叫李维伦，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因为在模拟考榜单上，常看到他名列前茅的名字。

这虽是一所贵族学校，但跟其他学校一样，女学生总喜欢讨论出风头的男生。

“当然会。”我的态度很冷淡，因为我讨厌沉闷的模范生。

“可是我看你在这里等很久了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吧？”我抓了抓头上那一丛乱发，把凌乱的



短发抓得更乱。

我想，我的表情一定很凶狠，因为他马上低下头，而且讲话开始大舌头、吞吞吐吐起来：“如果……如果你没带伞的话……我的借给你……”

“不需要。”我拒绝他，怀疑他没事献殷勤的动机。

被拒绝后，他没有马上离开，反而开始找话题。“天快黑了，如果等不到司机来接你，我可以叫我家的——”

“老黑！”

老远的，我看到老黑开着奔驰 S600 加长型飞快地冲过来，我对他招手，然后很快地从这个模范生旁边跑开了。

泥泞的雨水喷到我的牛仔裤上，溅湿了我的破布鞋，不过我一点都不在乎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路上塞车。”老黑简短地解释他迟到的原因。

“噢……没关系。”我含糊地回答，湿透的手，随意在皱巴巴的衬衫上抹了一把。

车上弥漫着一股浓郁呛鼻的香水味……

老黑的理由其实很老套，我早就知道，“路上塞车”绝对不是老黑迟到的真正原因。

老黑没有塞车，他是奉老板的命令，先开车送老板的女人回家。

我扭动臀部，感觉到屁股底下有股怪异的硬物感，于是伸手摸索，终于从椅垫下面，拉出一条夹在门缝边的网状性



感裤袜。

我从夹缝里，迅速扯出那一团乌漆抹黑的东西，捏在手里。它很薄，几乎没有重量，上面还有浓浓的香味。

“哥哥在家吗？老黑？”我试探地问，毫不在意地打开车窗，把丝袜扔到马路上。

“江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。”

我从眼角余光偷瞄到，老黑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。

“你知道哥哥什么时候回家吗？”我追问他。

“我不清楚，小姐。”

我没再问下去，因为我知道，老黑并不打算告诉我实话。

老黑是唯一清楚哥哥会几点回家的人。他是家里的司机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接送他的老板——也就是我的哥哥。

至于接送我上下学，只是老黑额外的工作。老黑很清楚他的老板是谁，所以每回当我问他，哥哥今晚会不会回家？老黑就会说：他不清楚。

这套把戏，从我十岁以来就不断上演，当我终于知道“不清楚”代表的意义，就是哥哥会留在女人家里过夜，我就不再对老黑逼问真相了。

车内很静，与车外下着滂沱大雨、行人四处躲避的混乱场面，简直就是两个世界。我安逸地坐在车子里……

今天，我愿意相信哥哥一定会回家。

因为今天，是我的十七岁生日。

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坐落在中山北路七段的大房子，是我的家。

当我十岁来到这个“家”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它，因为它宽阔的庭院、用手指般粗的树藤编成的秋千与四季盛开的美丽花朵，跟孤儿院潮湿狭小的院子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堂。

孤儿院，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“郁馨育幼院”。

十岁以前我住在育幼院那幢糊着水泥、外墙灰扑扑的矮趴趴房里，每晚跟十个小小朋友挤在一床大通铺上，与上百名幼童，同睡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大的寝室。

直到十岁后我来到这个“家”，这个美丽的、不平凡的、像天堂一样的仙境。

除了院子，我对那幢矗立在庭院正中央、碧蓝色游泳池前方的白色两层建筑物，有一股深深的依恋。

我的房间在这幢白色建筑物的东边，与哥哥的房间比邻而居，我们露台相连，只隔着一道雕花铁栏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我会关掉屋子里的灯，走出露台，趴在栏杆上，贪看东方天空的牛郎织女星。

偶尔，我能从厚重窗帘下透出的灯光，得知哥哥房间里的大灯还没熄灭，那时我会望着那一方安静的落地窗，呆呆地坐到半夜，直到月亮落下，还舍不得回到房间。

但经常的，那窗帘下是一片黑幕。我知道隔壁房间空无一人，那时候，我几乎整个夏天不走出露台。



“小姐，先用菜吧！”李管家走到我身边，低声对我说。

“不，我要等哥哥回来。”我固执地回答，眼睛牢牢盯着大厅尽头，那两扇白色镶金框的大门。

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，从学校回来后，我耐着性子，任由用人给我穿上粉红色纺纱礼服，短发绑上了粉红色蕾丝缎带，像个傻瓜一样，任由旁人把我打扮成滑稽的芭比娃娃，乖乖坐在餐桌上等待我的哥哥。

长形餐桌上，优雅地布置着鲜花、长颈蜡烛和水晶灯，那两份早已经冷掉的晚餐——厨师精心烹调的法国菜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在等待中已经失去色香味。

瞪着那一盘看起来已经凝固的红酒煎鹅肝，我忽然发现，纵然是美食，冷掉后一样会让人失去食欲。

在长桌尽头是一个安静的、两层白色奶油草莓蛋糕。

那个蛋糕造型很像一座房子，它让我联想到这幢白色的家，蛋糕里面漂亮的草莓，是盛装打扮、滑稽可笑的我，忽然间我觉得自己更像一块草莓蛋糕，没有营养，只有热量。

我皱起眉头，目光移向角落的钢琴，心情稍微好转。

这架黑色静物才是我的伙伴，今晚我会在哥哥面前，弹奏我最喜爱的曲子。

“小姐，江先生的电话。”

李管家突然走近我身边，手里拿着家里的无线话筒。

我回过神，慌忙接住话筒。“喂？江浩南——”

“我说过很多遍，不要连名带姓叫我的名字。”

电话另一头，男人低沉的声音通过话筒，缓缓传到我的



耳朵里。

我可以想象，他皱着眉头的样子。

“我在等你回家！”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我的心不再怅然若失。

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自己的期望，希望他听到我的等待，心底会产生一丝愧疚。

“不必等了，今晚我不回家了。”

我愣住。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在他挂电话前，我急切地追问。

我了解他的习惯，他一向习惯交代事情后，立刻挂断电话，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。

电话那头犹豫了两秒，却像永恒那样冗长，我屏住呼吸，希望等到我要的答案……

“生日快乐。”他终于温柔地说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胸口有有一些什么东西，揪得好紧……

“你会回来吗？”我再问一次，语气是急迫、软弱的。

“抱歉……”

我愣住了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还有事，不多聊，明天早上老黑会送你去挑礼物。”

电话挂上了，话筒里传来连续的嘟嘟声，兀自刺耳地回响。

“小姐？”

直到李管家轻声呼唤我，话筒还紧紧捏在我的手中。我的手关节已经僵硬得几乎张不开了！

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我饿了，不等了。”我说，然后把话筒交给李管家，接着拿起刀叉，开始吃那盘已经冷掉的煎鹅肝。

寂静的室内，只剩下叉盘交撞发出的清脆声响……

我埋头吃着，一口接一口，吞下那盘冷却的鹅肝，眼泪却悄悄滴落到我的餐盘上、和着变味的食物，我无声地吞下泪水，咀嚼它苦涩的咸味。

透过迷蒙的泪眼，我望向钢琴，那首练习了一个月的曲子，再也没有机会在今晚弹奏。

在我重要的、即将告别少女、迈向成人的十七岁生日这天，我惟一的哥哥选择留在他的女人身边过夜，他以为一通电话和送个什么礼物，就能弥补遗弃对我的亏欠。

“小姐，主菜凉了，要先热一下——”

“李太太，我很讨人厌吗？”

我低着头问李管家，不让她看见我脸上的泪水。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要不然哥哥为什么不回来？”

起先是一片安静，然后我听到李管家柔声告诉我：“江先生一定很忙，所以才不能赶回来。”

抬起脸，我盯住管家任性地嘶喊：“他不在乎我，是因为我不够漂亮，还是我不够温柔？！”

李管家愣住，我知道自己的话一定让她吃惊了！

可是我再也管不了这许多，再也不想掩饰我对哥哥异常的感情，再也顾不了别人一旦知道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！



“小姐，你想得太多了。”

我猜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。

因为她垂下了眼，不着边际地回答着，明显的不想惹上是非。

“他不知道我会难过吗？”泪水再一次不受控制，滑下我的脸颊。

沉默又填满我们之间，这一回，李管家无法再回答我什么。

我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像只鸵鸟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

夜渐渐沉了，这一晚即将过去，而我的十七岁已经一去不回头……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这一夜，伤心的我像个游魂，满屋子游荡，下意识地等待着夜归的时刻，我想知道，他每天每夜到底多晚才会回家？

到了午夜将近十二点时，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翻箱倒柜地寻找以前和哥哥合照的旧照片。记得当时我还很小，那个时候的哥哥还会带我出去玩，但那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往事了。

但是我并没有找到那些让人怀念的旧照片，却在角落的柜子里翻到几本八卦杂志。这些杂志，应该是哥哥带回来后，被李管家藏在柜子里的。使我愣住了的是，杂志封面上



的照片赫然就是我的哥哥——那张英俊的面孔与我熟悉的他一模一样。

杂志上意气风发的哥哥手挽着不同的女人，这些女人个个妖艳美丽、打扮时尚，妩媚中有一股掐得出水的柔腻……

她们就像一块腻嘴的糖霜。这就是江浩南喜欢的女人。

我抱着那叠杂志走回房间，把自己关在房里，然后我忧郁地站在穿衣镜前，仿佛第一次，我看清了自己的“真面目”。

一头乱发、一件大得不像话的T恤、一条破牛仔裤、一双邋里邋遢的旧布鞋……

这就是我，江晓竹吗？

直到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就算花一辈子的时间，如果我仍然是现在的我，那么我就永远只会是江浩南的“妹妹”。

瞪着镜子，我看到镜子里头那只丑小鸭在幼稚地流泪……

我终于悲哀地明白，即使再多等待，即使拥有妹妹这个身份，都不可能让江浩南真正的、愿意以不同的眼光看我一眼。

现在的我，不但毫不起眼，简直就跟一个野孩子没有两样！

我怎么……一直都没有发现呢？就算用人费心打扮我，我仍然只是一块虚有其表、名实不符的草莓蛋糕，如何能让人觉得赏心悦目？可口怡人？



何况，江浩南，一个拥有许许多多的“糖霜”的男人，岂不能分辨那蛋糕的甜味是否货真价实？江浩南就像一杯浓烈的黑咖啡，他知道怎么品味女人，也惟有真正的甜品，才能与他相得益彰。

而现在这副模样的我，其实连一块虚有其表的草莓蛋糕都不是，甚至会让哥哥丢脸……

我，江晓竹，只是一只丑小鸭。

今晚，我终于彻底觉悟，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第二天一早，我红着眼睛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像洋娃娃一样平静地坐在钢琴前，弹奏不成调的单音。

我讨厌哭泣，也不承认自己哭了一夜。

但是当李管家一早把客厅的窗帘全部拉开时，阳光放肆地射进屋子里，亮晃晃地刺伤了我的眼睛。我从钢琴前站起来，走到客厅，蜷缩在阳光照不到的沙发角落……

恍恍惚惚的，我回想起来，哥哥曾经告诉我，三岁那一年，我从这个家走散那件事。

三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告诉忙于事业的父母，自己想去上学，他们理所当然地没有把一个三岁孩子的话当真。然后，我竟然真的一个人走到公共汽车站，混水摸鱼地尾随大人搭上了公共汽车，然后从此走失。

事后捡到我的爱心人士，把我安置在育幼院，一直到我



十岁那年，我的哥哥终于找到我，而我的双亲已经去世。

很简单却奇怪的故事，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登寻人启事？为什么没有及时找到我？或者，他们根本就不想找我？

然而这一段往事，其实并不存在我的记忆里。

并不是因为当时我的年纪太小，而是因为——

“晓竹？”

熟悉的声音揪痛我的心脏。

以往只要一听见这个声音，我就会立刻跑到他身边，但现在我强迫自己坐在沙发上，无论如何不能软弱，不能站起来奔向他。

“这么早就坐在这里？吃过早餐了？”

从门口徐步踱到我身边，我的哥哥——江浩南，眯起眼，英俊的脸孔挂着淡淡的微笑。“怎么？舌头被猫咬掉了？”他嗤笑。

他手上夹着一根烟，身上有我熟悉的烟草味。

一大早就抽烟，大概，是为了掩饰身上女人的气味。

“我有事找你。”我说，低垂的目光盯着自己单薄的膝头。

“不高兴？为了昨晚的事？”

他盯着我红肿的眼睛，突然咧开嘴，然后吐出一口烟。或许是故意的，这口烟直接喷到我的脸上。

往常，我会立刻伸手拧熄烟头。

我哥哥虽然是个霸道的大男人，但还能纵容我这点任



性……就因为我是他的妹妹。

“你在乎吗？”我抬起眼凝视他，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

其实，我知道无论如何伪装，他一定看穿了我的心思。

他咧开嘴。“好，我道歉。”

“你常常道歉。”我幽幽地说。

在生日会上缺席、在家长会上缺席、在毕业典礼上缺席……“工作”就是他用来搪塞我的借口。这样的道歉我听过上百遍，早已经麻痹。

“那么就再补送你一件礼物？”他大方地说，“想要什么？趁这时候，尽管开条件。”

礼物？“我有事想告诉你。”我垂下颈子，黯然盯住自己的膝头。

松开西装领结，他坐到沙发上，摁熄烟蒂。“有话就直说，只要做得到，你知道我向来不会拒绝你。”他说道。

“我想到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去念书。”我很快地说出口，以免自己没有勇气，甚至后悔。

美国，那是距离他多么遥远的地方。

“那是一所寄宿学校。”他眯起眼盯着我，深邃的眼神开始认真起来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轻轻地说，眼角余光注意到他的凝视。

困难地咽下口水，我感觉到喉头紧缩。已经有三个月，他不曾这样认真地看着我、听我说话了。

“你在开玩笑，怪我昨夜没回家？”他盯着我，低沉地说道。



我知道他怀疑我认真的程度。

我用力摇头，以表示决心。“那是一间很有名的艺术学院，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音乐。”

沉默突然充斥在我们两人之间。他忽然不说话了，而我认真盯住双膝，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和心情……

“你不会喜欢穿制服上大学、住宿舍、遵守僵化的作息时间。”

片刻以后我听到他低沉的、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。

“我不必喜欢，反正我只是去念书的。”

“你没弄清楚自己正在要求什么，这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决定。”他的声音严肃起来。

“我很认真，而且也很清楚。”我抬起颈子，倔强地盯住他严厉的目光。

“你认真想清楚——自己离开这个家，就等于脱离保护，往后必须自己承担责任。”

我知道，他以为我跟其他青春期的少女一样，只是想挣脱束缚，想独立。

“你也常待在大陆和香港，有时候一去就是整个夏天。”我平静地道，努力让自己不带指控意味，只是在陈述一项事实。“那时候我一样照顾自己，从来没有惹过麻烦。”

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扭过脸去点烟。“真想上那所学校，那就证明你的决心！”他转过脸盯住我，没有表情地说，“除非领到毕业证书，只要你中途回台湾，就证明你的决心



不足。”

我怔怔地瞪着他……他很严厉，严厉得接近冷酷。

“没领到证书，我绝不回来！”我倔强地回答他。

泪水逼到了我的眼眶，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自己的“妹妹”？

或者，他的温柔只会给床上的女人。

“好，那就如你所愿。”他瞪着我严酷地说，“你自己负责自己的未来。”

瞪着他上楼的背影，我站在原地，就像一棵树一样静止，企图把他的背影牢牢记住。

这是来到这个家后，我跟他第一次的冲突。而他，即使不高兴，一定也认为没有强迫我留下的必要。

毕竟，我只是一个妹妹……

而这也是我必须离开他的理由。

如果我不走，情况永远不会改变，除了妹妹这个身份，他永远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。

是的，我的存在。像其他“女人”一样的“存在”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即将搭乘飞机到美国这一天，我很早就起床了，呆呆坐在床上，环顾这间住了将近七年的房间，我所熟悉的一景一物。

放在角落的行李箱，是李管家帮我准备的，我不打算带

